



唐五代 佛寺壁画的 文献考察

马新广 著

唐五代

佛寺壁画的

文献考察

马新广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五代佛寺壁画的文献考察 / 马新广著 .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2012. 12

ISBN 978 - 7 - 5161 - 1879 - 5

I. ①唐… II. ①马… III. ①寺庙壁画—文献—研究—中国—唐代
②寺庙壁画—文献—研究—中国—五代 IV. ①K879. 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98171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周晓慧

责任校对 林福国

责任印制 李 建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6.5

插 页 2

字 数 279 千字

定 价 4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李 浩

马新广君在原来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广事修订，六年磨一剑，撰成新著，问序于我。看到旧日的学生不断成长，在学术上崭露头角，作为他当年的论文指导教师，我乐于说几句话。2005年秋，新广风尘仆仆，负笈来陕，从兰州西北师大进入西大古代文学专业攻读博士学位。西北师大与西北大学均源自西北联大。联大后分立为国立五校，我谓之“一花开五叶”者也。两校分立于秦陇两地，不仅地域相近，学风亦有共同处。记得确立选题时，新广拟就文论或画论中的一些问题进行开掘，我建议他再朝前迈半步，可就画史文献中的一些现象进行深入研讨。我与新广反复商讨，最后确定以《寺塔记》为重点，对文献所见唐代佛教壁画进行研究。新广颇勤勉，刻苦三年，如期完成论文，答辩时同行专家对论文选题的开拓予以高度评价，对从文献角度搜寻画史资料，从地域角度考察各地佛教壁画的分布特点，给予充分肯定，同时也提出了不少好的建议。

新广毕业后应聘到山西师大，在紧张的教学工作之余，不废著述，不断有成果问世。他在毕业第二年即以该课题申报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顺利获得资助。新广当时告知我，我也为他取得的成绩而高兴。

新广从图像学文献的视角步入唐代佛教壁画研究领域，涉及的学科多，跨度大，难度也大。唯其如此，创新的意义也容易突显出来。后来万德敬选择图像学视野中的唐诗传播研究，以明清为重点，也是受此启发。万君开始也有畏难情绪，我即以新广的例子鼓励他要勇于开拓。他由入门的艰难渐入佳境，发现这是一个富矿，可供长期开采，故整天寻奇搜异，乐而忘返。新广圈定的这一研究范围，也可供有才气有毅力的学人进行长期的可持续的开发。

新广对本课题已有初步成果，但可值得深耕细作的空间仍很大，希望

2 序

他有一个长期的计划，在此领域结出更大成果。特别是他执教之临汾，介山陕之间，杂秦晋之风，古来为灵秀之地，古迹遗存颇多，新广若能据地利之便，结合当地实际，进行深入研究，会有更大的成就。

西大文学学科，除成长起一大批以创作著称的人才外，在古代文学研究特别是唐代研究方面也广有影响，前贤时彦成就很大，标杆也很高。对包括新广在内的青年才俊们来说，这既是一份荣耀，也是一种压力。其实人在人文学术研究中，真正能扶树雅道、传承薪火已不易，要超越前人、光大事业那就更难了。但对于奇伟磊落之才来说，这样的代际挑战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我希望新广能不断开拓创新，走向自己学术的辉煌，也为中国学术的繁荣贡献自己的力量。

谨为序。

2012. 11. 2 于故长安外郭城太平里西大校区

目 录

序 李 浩 (1)

引言 (1)

上编 唐五代佛寺壁画文献述论

第一章 从绘画史看文献所述唐五代佛寺壁画 (9)

 第一节 唐五代佛寺壁画的画家 (9)

 第二节 唐五代佛寺壁画的内容 (33)

 第三节 唐五代佛寺壁画的工艺技法及其审美趣旨 (43)

第二章 从佛教史看文献所述唐五代佛寺壁画 (53)

 第一节 壁画与寺院的关系 (53)

 第二节 崇奉对象类壁画的题材统计 (59)

 第三节 佛寺壁画的地理分布及其原因 (71)

第三章 从文学史看文献所述唐五代佛寺壁画 (79)

 第一节 文学士人的绘画赏画 (79)

 第二节 吟咏佛寺壁画的文学作品 (85)

 第三节 佛寺壁画对唐诗的浸染 (98)

下编 唐五代佛寺壁画辑录

凡例 (115)

2 目 录

一	关内道	(116)
	京兆府	(116)
	华州	(147)
	凤翔府	(147)
	夏州	(149)
二	河南道	(149)
	河南府	(149)
	陕州	(158)
	汝州	(159)
	汴州	(160)
	兗州	(162)
	齐州	(163)
	登州	(163)
三	河东道	(164)
	河中府	(164)
	潞州	(165)
	代州	(167)
四	河北道	(170)
	怀州	(170)
	相州	(170)
	贝州	(171)
	赵州	(171)
	幽州	(172)
五	山南道	(172)
	荊州江陵府	(172)
六	淮南道	(174)
	扬州	(174)
	蕲州	(176)
	安州	(176)
七	江南道	(177)
	潤州	(177)
	苏州	(181)

湖州	(182)
杭州	(183)
越州	(184)
台州	(186)
婺州	(186)
歙州	(187)
福州	(187)
宣州	(188)
江州	(188)
潭州	(191)
衡州	(191)
朗州	(192)
永州	(192)
八 陇右道	(193)
凉州	(193)
安西都护府	(194)
九 剑南道	(194)
成都府	(194)
汉州	(223)
眉州	(224)
剑州	(224)
梓州	(225)
阆州	(226)
简州	(226)
嘉州	(226)
十 岭南道	(227)
循州	(227)
结语	(228)
附录一 属地未详佛寺壁画	(231)

4 目 录

附录二 吴道子壁画创作考补	(238)
附录三 《益州名画录》四处“天福年”辨正	(244)
参考文献	(250)
后记	(256)
又后记	(258)

引　　言

如依据文献记载上溯佛寺壁画之渊源，佛祖在世之时已有壁画。《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载曰：“给孤长者施园之后，作如是念：‘若不彩画，便不端严。佛若许者，我欲庄饰。’即往白佛。佛言：‘随意当画。’闻佛听已，集诸彩色，并唤画工。报言：‘此是彩色，可画寺中。’答曰：‘从何处作，欲画何物？’报言：‘我亦未知。当往问佛。’佛言：‘长者！于门两颊应作执杖药叉；次傍一面作大神通变；又于一面画作五趣生死之轮；檐下画作本生事；佛殿门傍画持鬘药叉；于讲堂处画老宿苾刍，宣扬法要；于食堂处画持饼药叉；于库门傍画执宝药叉；安水堂处画龙持水瓶着妙璎珞；浴室火堂依《天使经》法式画之，并画少多地狱变；于瞻病堂画如来像躬自看病；大小行处画作死尸，形容可畏；若干房内应画白骨髑髅。’是时长者从佛闻已，礼足而去，依教画饰。”^①

佛涅槃之后，迦叶尊者担心阿闍世王悲忧呕血而亡，命城中行雨大臣诣一园中，“于妙堂殿如法图画佛本因缘：菩萨昔在覩史天宫；将欲下生，观其五事；欲界天子三净母身；作象子形托生母腹；既诞之后逾城出家。……如来一代所有化迹既图画已，次作八函与人量等置于堂侧”^②。

这些文献就寺绘内容、目的都有一定交代，其中虽不免后世记述者敷衍、夸饰的成分，然而也应当肯定，它们是在某些史实之上渲染而来。如此来说，佛寺壁画就几乎是与佛教与生俱来的。

佛寺壁画也是与佛教一起传入我国的，史载：“初，帝梦见金人长

^① （唐）释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第三十八，《大正藏》第24册，第283页。

^② 同上书，第399页。

2 引言

大，项有日月光，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其形长大。陛下所梦，得无是乎？’于是遣使天竺，面问其道术，遂于中国而图其形像焉。”^① 另有《牟子理惑论》载：“问曰：‘汉地始闻佛道，其所从出耶？’牟子曰：‘昔孝明皇帝，梦见神人，身有日光飞在殿前，欣然悦之。明日博问群臣，此为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曰佛，飞行虚空，身有日光，殆将其神也。’于是上寤。遣中郎蔡愔、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八人，于大月支，写佛经四十二章，藏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时于洛阳城西雍门外起佛寺，于其壁画千乘万骑绕塔三匝。”^② 吕澄根据《牟子理惑论》所载故事进而推断：“首先传来中国的不是佛经，而是佛像，所谓‘金人’，指的就是佛像。传说去西域月氏求法，也有关佛像，这与历史事实相吻合。永平八年正当贵霜王朝，其时受到希腊人画像的影响，开始创制佛像了；在此之前，印度只有象征性的脚印、法轮等图案，并无佛像。其所以当时会重视佛像，则与信仰有关。”^③ 这样说来，我国的佛教壁画在汉代佛教传入初期就已经有了。

由于佛经之中宣传图画佛像可以成佛，这无疑就鼓励了信众从事佛教绘画活动。如东晋时期的支遁在《阿弥陀佛像赞》一文中也写道：“乃因匠人，图立神表，瞻仰高仪，以质所天。”^④ 可见，当时已有信众邀请“匠人”图绘佛画。

寺绘在南北朝时期确实得到进一步发展，如在北朝魏太武帝毁佛运动之中，太子劝谏曰：“陈刑杀沙门之滥，又非图像之罪。今罢其道，杜诸寺门，世不修奉，土木丹青，自然毁灭。”^⑤ 透过其中“图像”、“丹青”等词语，已不难窥见当时寺绘的繁荣。在南朝，已经有画家凭借佛寺壁画创作而赢得了声誉，南朝齐代谢赫在《古画品录》中就记述当时画家“蘧道敏、章继伯，并善寺壁，兼长画扇”。^⑥ 南朝陈代的姚最也于《续画品》中记道：“张僧繇，善图塔庙，超越群公。……解蒨，全法蘧章，笔

^① (东晋)袁宏著，周天游校注：《后汉纪校注》卷十“永平十三年”，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77页。

^② (梁)释僧祐编：《弘明集》卷一，《大正藏》第52册，第4—5页。

^③ 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0页。

^④ (唐)释道宣编：《广弘明集》卷一十五，《大正藏》第52册，第196页。

^⑤ (北齐)魏收：《魏书》卷一百一十四，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034页。

^⑥ 沈子丞：《历代论画名著汇编》，台北世界书局1984年版，第19页。

力不逮，通变巧捷，寺壁最长。”^①

隋代二帝与佛教之关系非常密切，这使得佛教势力进一步发展。隋朝仅历时 37 年即宣告灭亡，然而佛寺壁画在隋代却得到快速发展。史载隋代“寺有三千九百八十五所”。^② 仅唐初裴孝源在《贞观公私画史》里所记，留存于唐初的前代 47 所佛寺壁画之中，隋代就有佛寺 18 所，画家 15 人。

唐帝国之创建者李渊，早年即信奉佛法。而于治国大略而言，他总体采取了儒、释、道并崇的政治策略。在随后的唐统治者之中，这一政策基本得到延续，其间虽有如会昌毁佛这样的震荡，也有因佛道之间矛盾和士大夫排佛而产生波动，然佛教在唐代走向了繁荣，却是不争的事实。

在经济昌盛的背景之下，唐帝国也有能力大量营构精舍伽蓝，于是佛寺大量出现。据史载，贞观年间“计海内寺三千七百一十六所，计度僧尼一万八千五百余人”。^③ 高宗时期，“右三代已来一国寺有四千余所，僧尼六万余人，经像莫知亿载”。^④ 于开元二十七年（739）成书的《唐六典》记载当时“凡天下寺总五千三百五十八所。三千二百四十五所僧，二千一百一十三所尼”。^⑤ 武宗会昌毁佛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⑥

五代时期，南方诸政权普遍崇教，如“南唐好释，而吴越亦然。南唐每建兰若，必均其土田，谓之常住产。钱氏则广造堂宇，修饰塑像而已。……至今建康寺院，跨州隔县”。^⑦ 又如，天成三年（928）“闽王延钧度民二万为僧，由是闽中多僧”。^⑧ 而前蜀王建曾于成都“大圣慈寺大

^① 沈子丞：《历代论画名著汇编》，台北世界书局 1984 年版，第 24—25 页。

^② （唐）释道世著，周叔迦校注：《法苑珠林》卷第一百，中华书局 2003 年版，第 2894 页。

^③ （唐）释慧立、释彦悰著，孙毓棠、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七，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153 页。

^④ （唐）释道世著，周叔迦校注：《法苑珠林》卷第一百，中华书局 2003 年版，第 2898 页。

^⑤ （后晋）李林甫等，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四，中华书局 1992 年版，第 125 页。

^⑥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十八，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606 页。

^⑦ （宋）马令：《南唐书》卷二十六，《丛书集成新编》第 115 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5 年版，第 286 页。

^⑧ （宋）司马光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六，中华书局 1956 年版，第 9026 页。

殿东庑起三学延祥之院”。^① 后蜀孟知祥也曾“于大圣慈寺三学院置真堂”。^② 北方的梁、唐、晋、汉政权虽对佛教有所限制，然即使周世宗对佛教沙汰之后，“天下所存寺院凡二千六百九十四所”。^③

依靠以上这些数字，依然可以想象当时的佛塔伽蓝，相望于都市、点缀乎乡野的壮观景象；依然可以想象那微风细雨里飘动的香火旗帜；依然可以听见隐隐约约的诵经钟磬之声。实可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而唐代各佛寺依然沿袭着寺壁图绘的传统，几乎是无寺不绘。武则天时，狄仁杰上书曰：“今之伽蓝，制过宫阙，穷奢极壮，画绩尽工，宝珠弹于缀饰，瓌材竭于轮奂。”^④ 岑勋在天宝年间撰写的《西京千福寺多宝佛塔感应碑》中写道：“重檐迭于画栱，反宇环其璧珰……穷绘事之笔精，选朝英之偈赞。”^⑤ 开成五年，日本国僧人圆仁到五台山，参观诸寺后感叹：“壁檐椽柱，无处不画，内外庄严，尽世珍异。”^⑥ 甚至到了宋代，苏辙还记道：“凡今世自隋晋以上，画之存者无一二矣；自唐以来，乃时有见者。世之志于画者，不以此为师，则非画也。予昔游成都，唐人遗迹遍于老佛之居。”^⑦ 由此，足可见当时佛寺壁画之富丽堂皇。

借助这些简单的文字叙述，那些粉墙丹柱、青红鬼神又浮闪于眼前；那些令人肃然的佛祖菩萨画像，摄人心魄的地狱变相图绘，俗世向往的西方净土世界，志若磐石的大德高僧写真，似乎又清晰了起来！然而这些瑰丽的艺术作品，与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繁华显赫一样，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经过自然风雨的侵蚀、战争烟火的摧残、人为活动的破坏，几乎已经沉入了历史的积尘之中，正如清圣祖在五台山所感叹的：“乃以岁年历久，陈迹都荒，风雨所摧，僧寮非旧。慨此丹楹画壁，无

^① （宋）黄休复著，何韞若注：《益州名画录》卷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页。

^② （宋）黄休复著，何韞若注：《益州名画录》卷中，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2页。

^③ （宋）薛居正：《旧五代史》卷一百一十五，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531页。

^④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八十九，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893页。

^⑤ （清）董诰编：《全唐文》卷三七九，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846页。

^⑥ [日]释圆仁著，小野胜年校注，白化文订校：《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卷三，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99—300页。

^⑦ （宋）苏辙著，陈宏天校点：《苏辙集·栾城后集》卷二十一，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106页。

非蛛网尘封。”^① 这些瑰丽的艺术品实可谓“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可庆幸的是，我们的先祖却在绘画和宗教等史籍以及诗文作品里，以文字的形式留下了有关这些佛寺壁绘的蛛丝马迹，为再次窥探这一艺术世界留下了可能。

但是，由于此领域属于美术史、宗教史等诸学科领域的交叉地带，各学科对它虽然有关注，然而据现有研究成果看，还未充分利用这些史籍文献，对这一领域作一个较全面、综合的研究。

就美术史研究来看，代表性的专著有俞剑华的《中国壁画》（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 1958 年版）、楚启恩的《中国壁画史》（中国工艺美术出版社 2000 年版）、金维诺的《中国美术史论集》（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2004 年版），这些著作都是在相关章节里作了简单概述。如《中国壁画史》就是在该书第七章《唐代壁画》的第二节《唐代寺庙壁画》之中的“唐代壁画艺术家及其作品概况”部分里，按照画家作一简单介绍。另外，还有王卫明的《大圣慈寺画史丛考》（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5 年版），则从成都大圣慈寺这一个案的角度，对该寺在唐宋时期的壁画作了较为详细的研究。

就单篇论文看，则有王霖的《唐代寺观壁画札记》（《新美术》1999 年第 3 期），就唐代寺观壁画兴盛的原因、唐代寺观壁画的移动等问题作了一些分析；张鹏的《唐代地上壁画试探》（《美术观察》2002 年第 6 期），就佛寺壁画的地位、作者、公共性、制作技法等作了简单概述；朱铸禹的《唐宋画家人名辞典》“附录二”（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 1958 年版）、袁有根的《吴道子的壁画创作》（《新美术》2002 年第 1 期）从画家的角度，王光煦的《唐代长安佛教寺院壁画》（《敦煌学辑刊》1993 年第 1 期）从区域的角度，对寺绘作了辑录研究。

就佛教史研究来看，对这一领域的文献作了相对全面整理的，当属张弓的《汉唐佛寺文化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年版），该书在“妙像篇”（上）“寺院绘画造像区群”部分，对西域、江南、关内、河南、剑南、淮南、河北等八个区域，从汉至唐时期各地域的佛寺壁画作了以点带面的概述。并在文后“附表一”的“典籍所见汉唐佛寺绘画简表”之

^① 《清凉山志》，杜洁祥编：《中国佛寺史志汇刊》第二辑第 29 册，台北明文书局 1933 年版，第 226 页。

6 引 言

中，对包括唐五代在内的佛寺壁画，按照画家所在朝代、地域位置，以表格形式作了提纲挈领式的归纳。另有孙昌武的《中国佛教文化史》（中华书局2010年版）分隋唐以前、唐代及其以后两部分，对佛教绘画艺术作了介绍。

在借鉴以上专著、论文的基础上，本书力图对唐五代佛寺壁画文献作一次比较全面的整理、研究。为此，本书在结构上分上、下两编。上编从绘画史、佛教史、文学史的角度，对唐五代佛寺壁画及其相关资料作一分析研究。下编则依据文献，考录唐五代时期佛寺壁画的位置、作者、内容；并按照壁画的地域分布，辑录唐五代时期所存佛寺壁画。本书虽以上编为分析论证、下编为文献辑录，但二者紧密相关、互为依托。下编为分析论述之基础，上编为文献资料之总结。

在此，就本书的研究范围和所据文献需要明确以下三点：第一，本书所言之唐五代佛寺壁画，是指在唐五代之时间段存留的佛寺壁画，而不限于唐五代之时间段创作的佛寺壁画。第二，鉴于史籍文献对石窟寺壁画载述很少，而文物存留至今相对较多，故本书不将石窟寺壁画纳入辑录、研究之范围。第三，本书对唐五代佛寺壁画及其相关信息的整理研究，以“下编·凡例”所列的文献为主要依据。

为了全面、客观、准确地廓清唐五代时期佛寺壁画的历史概貌，本书在研究方法上注意了以下几点：第一，尽量占有资料，力图全面翔实。第二，采用归纳法。在论述之中，立足于史实，在此基础之上归纳结论，避免先入为主。第三，采用统计法。通过量化统计，尽量做到全面公允，避免以偏赅全。第四，采用比较法。其中多处把本书的研究结论与其他研究成果的结论作了对比。

上 编

唐五代佛寺壁画文献述论

